

線前牙班西在

著原倫卡特匹國英

譯秋淡林



線前牙班西在

圖書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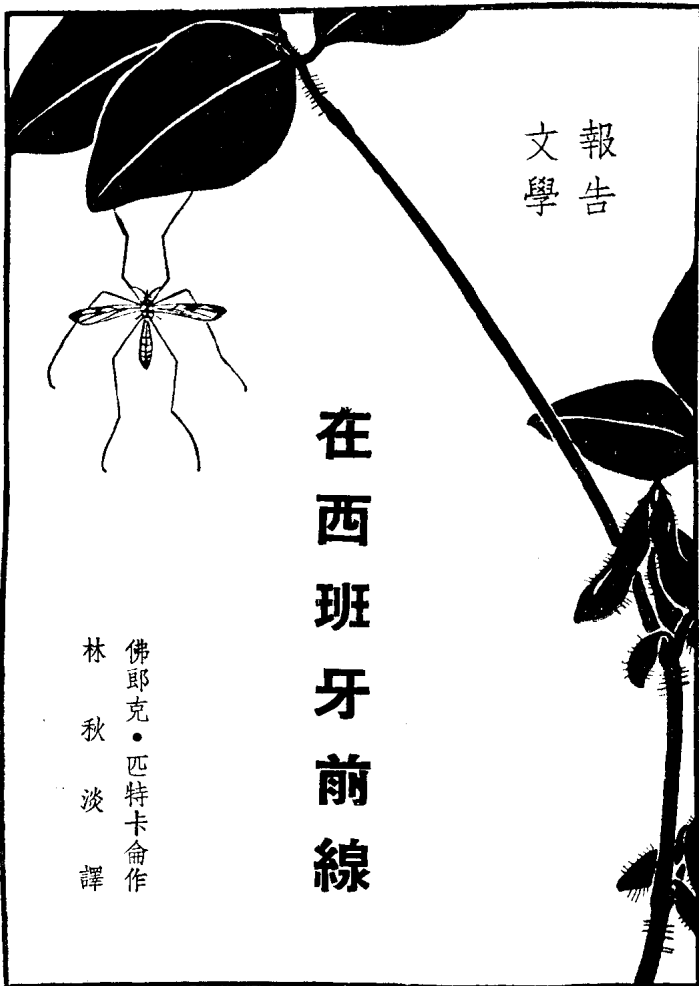
圖書出版



報告
文學

在西班牙前線

佛郎克·匹特卡倫作
林秋淡譯



在西班牙前線

版權所有

原著者 F. Pitcaren
譯述者 林 淡 秋
出版者 華南圖書社
香港荷里活道
代售處 上海雜誌公司
福州路三二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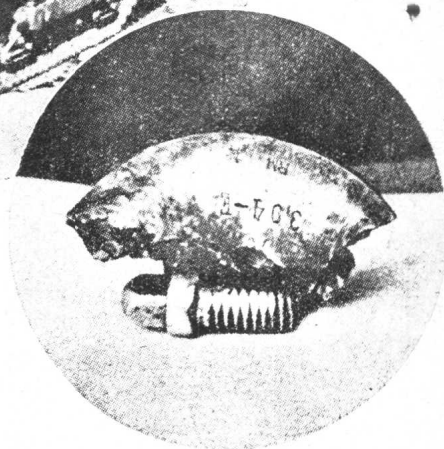
1937年6月1日初版

1 — 2000 本

實價三角五分



↑ 意大利坦克車進攻馬德里



↑ 顯然標明德製的彈壳

140534/07

→ 彈雨襲來時婦孺的恐怖與沮喪



“基督將軍”弗朗哥給孩子們的禮物——剝去頭皮



人民軍的行進 ↑



效忠的民團爲家鄉和自由而戰 →



↑ 國際縱隊



希特勒的射擊老手幫助弗朗哥毀滅馬德里

凱旋門係白骨築就
自由花乃熱血灌成

——譯者

目次

我加上我的見證 (Ralph Bates 作)	一
一：「死」的化身	七
二：兩個人的死	一二
三：「你在過低的代價上是建立不起民主政體的」	一九
四：在散牢	二四
五：「共和國萬歲！」	二九
六：「暴徒襲擊教堂」	三五
七：這無論如何是很奇怪的事情	四〇
八：一管雙筒獵槍	四三
九：第一次轟炸	四七
一〇：一種幻想	六一

一一：欺騙宣傳·····	七〇
一二：人民的敵人·····	八〇
一三：密格爾·····	八七
一四：不是內戰而是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	九三
一五：「爲要避免國際的糾——紛」·····	一〇三
一六：國際公法·····	一二
一七：「鐵隊」·····	一七
一八：「不干涉」的真相·····	二五
一九：我們繼續防守着·····	三二
二〇：夜襲（上）·····	四三
二一：夜襲（下）·····	五一
二二：「這次戰爭的性質原是這樣的」·····	六二

我加上我的見證

Ralph Bates 作

我要求佛郎克·匹特卡侖讓我在他書裏加上我的見證。讀者當以為我是以小說家的資格而不是以政治家的資格來說話的，我的確不是政治家。

我心中作為我所尊重的自己良心的秘密的一切東西，每一感想和熱情，每一判斷，我的本體的每根神經和每個細胞，都在逼迫你們來看這個悲劇。我的意思是指歐洲一切民主政府的悲劇的政策，錯誤的或有罪的政策，牠正在逼迫男男女女為着他們的民主政治而戰鬥，他們帶着可憐的武器或簡直沒有武器，抵抗由法西斯列強給以充份武器而且經常加以補充的職業軍隊的威力。

幾星期前，我站在巴塞羅納的軍醫團團部（一所戲院的包廂）跟該團主任亞爾加談話。在幾分鐘內，他領我到一個受傷者跟前，這受傷者是個碼頭工人，他在

一塊破木板上敲上釘子，把牠當作唯一的武器，衝過來福鎗，機關槍，和大砲的彈火。這個碼頭工人甚至在他傷口還沒全愈的時候，便準備出發到亞拉岡前線去，帶着一桿有毛病的舊式散彈槍。

請看看西班牙地圖。加達魯尼亞的全境目前是平靜的，或可以說是一種淒慘的平靜。當我在幾天前看到牠的時候，玉蜀黍快成熟了。田稻已經收割了，而且已在打穀場上打下了穀子。穀子正被簾分着：臨風瀉下，沉重的穀粒落下來，穀秕被吹開了。孩子們向來不叫做這種工作的，但今年，他們却正在幹着。大人們都帶着散彈槍正在保衛和平，那種淒慘的和平。

你們也許讀過關於革命的描寫，也許就在我自己的書裏。你們以為加達魯尼亞的生活是混亂的嗎？我告訴你們吧，甚至物價都沒有漲，工廠照常開工，而生活，時時受威脅的生活，並沒有反常。因為全加達魯尼亞是一條心的。

如果我所說的都是真話，你們還能相信那些工人正在外來的專制之下感受著

意志不自由的痛苦嗎？還能相信他們是被「赤黨」所壓迫，所欺騙，而硬被逼上戰場的嗎？

在底里尼斯山脈的最小的小村裏，在矮山的市鎮裏，在平原的城市裏，織機在小巷裏戛戛地響着，穿着工作衣的工人們站在障礙物跟前注望着，大概在等待着用散彈槍武裝起來吧。在厄斯波特，在厄斯卡羅，在特勒夢浦，在里巴加絮那和帕雷斯全境，在勒黎達全境，甚至在巴塞羅納附近，我都看到這種情形。這些人買不到來福槍，你們已經禁絕了牠們。但你們並沒有把德意的飛機從天空拖開去。牠們在淺淺的地窟上怒吼着，從祖傳的打穀場來的人們就帶着散彈槍躺在那裏。在卡爾提拉也是同樣的情形，匹特卡侖看見的。

我回想起布利馬（Primo），貝稜加（Berenguer）和亞豐索（Alfonso）等的專政。正在王政崩潰的前夜，我一月一月地旅行了一整年，踏過一千二百哩路，穿過那廣大的，幾乎沒人知道的西班牙的「隱地」科的勒拉斯，考察西班牙人的生活

狀況。我敢說，我比那些口口聲聲說着「光榮的西班牙的傳統」的英國人及其法西戰士們更明白西班牙牧人，種植阿列布樹的工人，和農民的生活和工作。我相信自己知道他們真正的傳統：阿列布樹是怎樣種植的，酒是怎樣釀造的，軟木樹皮是怎樣採集的，採無花果時和牧羊時唱些什麼歌。我知道的，因為我跟過他們，在夏天，羊羣沿着遠古的野路，從紅色的悶人的平原湧上小山。我知道這些具有真正西班牙傳統的人們現在站在那一邊戰鬥着。我記得自己聽過一首歌，牠的歌詞錄在「阿列布樹園」裏。這是那凡龍岐拉（亞維拉的一個飢餓的村莊）一個臉龐恰如頭顱骨的，枯瘦的，老年的僱農對我唱的。他的歌詞和歌調，他的犁的形式和他犁地的手法，都是從中世紀傳下來的。

我的記事簿裏這樣記着。我們當時的談話如下：「兄弟，請問你一天賺多少錢？這不是要不得的問話吧？」

「從你說來，這不是要不得的問話。我一天賺兩個 Peseta ①。」那時候，他的兩個 Pesets 生活費恐怕抵得過一先令六便士。

後來，在那天晚上，我們一邊從一個瓶子喝酒，從一個碗裏吃肉片，一邊談着未來的生活，談着騾夫們，耕夫們，修補匠，農民。在這那凡龍岐拉的「出口」的廚房角落裏，有一枝散彈鎗。在討論問題的時候，這個曾經唱到過「犁的效用和基督的受難」的人，抓過散彈鎗橫在他胸膛上，發誓要準備犧牲自己的性命，要把那些一天給他兩 Pesets 的人趕出去。現在他也許已經犧牲了性命，你們已經使得他用一枝散彈鎗抵抗坦克車，大砲和轟炸機。

這意味着什麼呢？在塞塔馬農民們向前進着的工人隊伍要求簸穀機。幾年前，我到過瓜維來拉特利，上亞拉岡的一個村莊。前一年，這地方鬧着飢餓，因為沒有風可以簸穀。你們以為西班牙的軍隊，腐化的，不忠實的，無學識的將軍

①：西班牙銀幣名。

們，他們要是沒有法國的幫助，決不能戰勝立夫的武裝摩耳人，要是沒有意大利的幫助，決不能戰勝西班牙的徒手工人——你們以為這些人，以及銀行家們，隨波逐流的政客們，沒落中的貴族和主教們會懂得簸穀機的意義嗎？天不括風也不致餓肚子：這是現代的西班牙的希望，工人們正在保衛着這種希望。但你們的錯誤政策迫得他們用散彈鎗去保衛牠。